

農民

第三部

春

農 民

第 三 卷

春

波蘭・萊蒙脫著

費 明 君 譯

神 州 國 光 社

農 民

翻 不 所 版
印 准 有 權

定 價

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初 版

著 者 波 蘭 · 萊 蒙 脫

譯 者 費 明 君

出 版 者 神 州 國 光 社
上 海 福 州 路 三 八 四 弄 四 號

第三卷

春

春已來了。

正如疲乏得好像棉花似地沉睡的勞働者，還沒有充分睡夠，從夜明前起就被喊將起來，強制他從事耕作的情形同樣地，朦朧的四月早晨開始透明起來。

是灰白的曙光。

任何地方都很沉寂，祇有那渴望惺眠似的濃厚霧靄之中，能夠不絕聽到從叢樹枝梢有嗒嗒流淌露滴的聲音。

黑黝黝的大地上，像要竄進到這靜寂與深闇中去一般的，天空投出微弱的光輝，看來猶如抖動滿被濡濕而又皺摺的青色畫布。

低低地展開的牧場，上面完全纏住白濛濛的霧靄，恰如盛在盆子裏的牛乳，上面凝着浮萍的情形相同。

這期間不多一會，從那被霧隱沒而看不到影子的村落家屋中，到處有互相呼應的鷄啼之聲，在此起彼落地歌唱。

殘留下來的星星，也終於閉上沉沉欲睡的眼瞼。

於是，正像重新吹旺業已半熄而被灰所蓋住的柴火一般地，現在，東方燒燃出了光輝。

飄曳的濃霧在各處沉重地捲動，像春季的解雪洪水似地起着波紋渡過灰暗的田野，有的也像香爐的煙霧般上昇起來，捲出淡青的渦卷在空中消失了。

可是現在白晝還沒有離開夜間，一如螳螂揮斧似的，仍是暗夜方面佔着優勢，強韌地執着在大地上，用深厚而潮濕的外套掩蔽一切。

然而，光在徐徐地漲滿天空，而且刻復一刻地緊迫，同連綿不絕的霧互相格鬥。於是，有些地方的高聳的山丘之類，已能從夜間中看到浸沉在露水裏的蜜柑色的斜面，池面也茫然地顯出明亮的容貌，而在消失的霧靄與光輝的曙色之間，也可以望見小河的流水。

當漸次地明亮起來時，東方天空的青紫色光輝，變成像大火災似的赤色血潮，一切輪廓鮮明了，首先在地平線上，浮出清楚的黑森林。而那斜坡漸行高聳的很長白楊並樹道，愈到斜坡的地方，就愈顯出疲乏得低垂的懶洋洋的姿態。其次，也能從朝光中，望到那些散在田地之間到現在為止還埋沒在黑闇裏的各處村落，猶如起泡的溪流中到處凸出的黑色巖石。那些近處的樹林之類，完全掩蔽在朝露之中，發出銀色一般的光輝。

太陽雖然尚未升起，但也已是行將立刻燃起赤色榮光，在地平上出現的一刹那了，這正與燦爛的睜瞳即將張開之前，尚欲舒暢地貪戀一下朝寢之快的神情相似。地上的靜寂在這時已有微小的聲息在響動，而地球的呼吸好如在這一刹那之間偶而凝住了，僅有那極其荏弱的微風，像吸奶嬰兒的呼吸一般，溫柔地拂弄樹梢，把露珠從樹木的枝條上滴滴落下。

這時，田野還在灰闇之中熟睡，說來使人想起因默禱而沉靜下來的教堂裏面的情形，可是，俄

然地聽到夜明的灰空中，有一隻雲雀在唱歌的聲音。

雲雀從地面上向高空翱翔。這翅翼拍動的聲音，像銀也似的震響——猶如舉行彌撒的銀鈴餘韻——這正是春潮的香氣捲成一條很長煙柱昇將上去似的，高高的，毫無止境地向空昇騰，在蒼天虛空處與東天神聖的靜寂之中，對田野一帶發出高聲呼喚。

其他的雲雀立即與這歌聲相和，飛到天空翱翔，拍動翅翼，對萬物通告太陽已經接近。

太陽正在接近。現在就在這地方了。

太陽終於在遙遠的森林上，恰如從深淵中浮昇上來似地窺視。正像有什麼神聖不可見的手把這巨大而閃光的圓盤，高揭在撒滿露珠的大地上，以那幸福的光輝對地上的一切生物、死去的、將生的、行將死去的，舉行祝福。太陽這樣地播蒔這一天的神聖的散花，同時，一切萬物都在地面匍匐跪拜，在這神聖崇高的光景之前，默默地閉緊自己卑下的眼睛。

是輝耀的曙光。

從牧場上，霧靄和彩霞像香煙似地漂漾，直昇到黃金燦爛的天空間去；鳥類以及所有一切生存的生物都開始了大合唱……這是一種呼喚，充滿感謝之心的祈禱，衷心迸發出來的祈禱。

太陽離開黝黑的森林，懸掛到無數的村落上面，向下面注射出力量高大的暖味——這正是上帝的慈悲之眼——開始了它的君臨。這才是普及全世界而蘊滿了和平的最富有威力的統治。

剛巧是這個時刻，克萊姆巴家的老年親戚阿加泰老婆子，重又在森林附近的砂丘上，出現了她那老耄的姿態。這森林裏有着屬於大地主所有的五六堆蕁草堆，堆積在車轍輾得很深的道路

傍邊。

老婆子自從去年初秋時分，踏上巡禮乞食的旅途以來，就這樣吃着『上帝所賜與的麵包』，也就是儘吃些乞食所得的東西，連繫住她的生命。

這老婆子就像到了春天便回來找尋故巢的候鳥似地，現在正在搖搖晃晃地回到這村子裏來了。

年紀老了，身體又弱，呼吸短促，好像是種在砂土上的老朽柳樹同樣地枯萎，無力。身上穿得很襤褸，手裏拿住手杖，背上背着布袋，腰脅上掛住正在晃動的數珠，搖擺地向前移動。

正當老婆子跨着小步緩緩地走過大地主的藁草堆旁邊的時候，太陽昇起來了，老婆子就把飽輕風霜而滿是皺紋的臉龐，抬向朝日那邊眺望，這灰色的眼珠雖已充滿血絲，也依然閃出喜悅的光彩。

啊啊！老婆子離開生長的故鄉，好容易度過長時期的酷烈的嚴冬，總算重又回來了，——僅是這樣想時，老婆子的腳就會像長了翅膀似地輕鬆起來。布袋聳到肩上，數珠在腰邊響出撞擦的聲音。可是老婆子的呼吸却愈加不聽肺部的調度而愈行短促，結果祇得停住了腳，略事休息之後，再慢吞吞的苦痛地步行。她那飢餓貪婪的眼睛，依然在愛戀地迴望四周的景色。因了冬枯而灰色的原野上已經萌出青色的麥芽，這使老婆子忍不住微笑。籠罩的霧靄逐漸收斂時，村子的姿態也就徐徐出現，樹木雖還缺少蒼鬱的雄姿，也已在房屋周近和道路旁邊像哨兵似地聳立，更向各處孤寂地散開。

太陽現在已是很高了，光線直投到遠方田地邊際上，周圍都有玫瑰色的露珠在閃光。剛被鋤起的黑土也受着光而發出光彩。水溝裏的流水，也映到光的反射而蕩漾。通過涼爽的大氣，雲雀正在高歌。很遠地方突出的山崖下，還有一塊最後的雲朵凝住，發出白光。有幾株樹枝上垂着黃色的柔荑花殼，正在像琥珀的數珠似的顫動。那一邊的幾個地方，在那被陽光曬乾的水潭邊，從去年殘留下來的鏽色枯葉裏面，萌出黃金色的嫩芽，水仙開出黃色花朵。被這陽光照暖而在平野上漂漾的氣息，正由微風吹送過來。四周所有的光輝，都在無邊無際地擴展，充滿了甘美的溫情。阿加泰站在這中間，喊出歡快的聲音，真想用翅翼按在身上高飛。

「啊啊，上帝慈愛的耶穌！」她喃喃地說。像要把這景色，全部吸收到自己因喜悅而波動的心中去似的，坐下來眺望。

啊啊，春是這樣地籠罩到這廣大的平野上來了。雲雀的祈禱歌聲在通知大家，春已來了……而這神聖的太陽……那猶如母親接吻般地輓和地愛撫的暖風……還有，在期待鋤頭與播種人的靜寂而神祕的地面底願望……還有，到處都在要開始沸騰的生命。而微風呢，正孕結住不多一會要成爲葉子，成爲花朵，成爲滿穗穀物的生命！

啊啊，春不是穿上日光，現出玫瑰色曙光的面孔，飄揚與流水相似的卷髮的美女同樣地到來了嗎？從太陽那邊飄出，在麥田上徘徊，在這晴朗四月的早朝，春終於到來了。於是在那張開的手上圍繞住多數的雲雀，愉快地唱出讚美的歌聲。跟在這後面的鷺鷥，也成列地叫出喧噪的喜聲，而雁也排成一行，橫穿過深青色的天空。鸛鳥在濕地附近出現了，燕子也在農家之間啼囀。其他的鳥類

也愉快地唱着歌，飛將過來。於是，當春之女神的外套每次拂到地面時，草就萌放出來在風中翩翻，肥大的芽從粘性橡皮質的衣服中閃出光來，細小的葉片發出低聲囁嚅，到處都有新而堅強的生命在開始流動。

春，愛撫憐憫這些低而淒慘的小屋，用慈祥的眼光注視藁草下面，也對還很寒冷的人底心地中吹入生命的氣息。現在——這是迫切地等而又等的時期——人們把那悲哀慘痛的思想推回一旁，換上也許有更幸福的命運會降臨到自己身上的希望。

像長時期沒有敲響的鐘一般地，地面受到了新的聲波，滿溢起生命的響聲。受着太陽的施惠之下，不絕發生各種音息，反響出煩噪的喜悅，而謹慎的人們底心，更唱響不可思議的歌曲。終於，這聲音也激動了每個人的心而引起反響。人們的眼睛裏漾起淚水，人底不滅之力強有力地湧將上來，歡喜得幾乎要擁抱地面——這世界的實體——這受孕而膨脹的每一塊土地——無論是樹木、石塊，或是飄昇的霧靄——人們完全愛撫這所有一切，懷戀地緊緊擁抱。

阿加泰貪慾地眺望着這長時間夢想而來的神聖的土地，緩緩地拖着腳行走，這其間也在這種情況下受到感動，像喝過強烈的酒一般地不時的覺得眩暈。

這當兒，她突然聽到教堂的鐘塔響出彌撒的鐘聲，便跪下來祈禱：

「上帝，託上帝的恩惠，我又回到故鄉來了。」

「您對無依無靠的我，賜給了恩惠！」

阿加泰好容易在嘴裏說出這樣的話。心底深處淚水像瀑布一般地湧將出來，在衰弱的臉頰

上淌下。阿加泰因了過於感動，連那數珠也忘了摸索，祇有那意味並不清楚的聲音，像火花似地從靈魂的深處飛將出來。終於，她費了很大的力，站起身來，一邊迴望周圍的風景，一邊步行。

現在完全是白晝的明朗了。列普卡村的全景展開在老婆子的眼下，那藏青色的大而圓的池子，透過淡靄，光亮得和鏡子一般。這周圍岸邊所有的許多農家都蹲在地上，或是在還沒有葉子的果樹園的裸樹林之間，看來很像是許多當家的主婦彎起了腰身。這中間有幾家草葺的屋頂上，已經昇起稀薄的煙，窗玻璃反射出太陽的光輝，而那新塗過的白壁和部份地遮住它們的樹木的黑色軀幹，形成了鮮明的對照。

阿加泰老婆子的眼睛裏，能夠明瞭地把這些村子裏的房屋一一分別出來。那水車在迴響的聲音，每走一步，聽來便愈加清晰。水車房在村子的一端，正是老婆子現在行走的道路附近，這正對面便是教堂，在很大的樹木之間可以看到白色而高大的門廊，那窗子和尖塔上的黃金十字架，在很遠地方就能看到它在閃閃發光。靠近這旁邊的紅色屋頂，是牧師底住宅。這對面的地平線上散開了淡藍色的森林，其間散在的全是麥田，而遠方村落的家屋佔住果樹園之間，拖着細線似的川流，迴遠住山腹突出崖蔭邊的道路，斜生而繁盛地並列的樹叢，稀疏地長着杉樹的砂丘，這逐漸接近水車池地方，就在農家的屋子間隱沒，流着閃着光輝。

靠近老婆子眼前最近的地段，就是屬於列普卡村的一帶土地，可說是敷設在斜面地上的幾幅布匹，這布幅漾出蜿蜒的波狀，在其間圍上彎曲的岸堤，有的地方叢生着茂盛的梨樹，交叉起枝梢，也有野薔薇，懸鉤子，蒺藜，荊棘等繁生在一起。新鋤過的茶褐色田畝全然受到黃色朝光的照徹，

有的還是一片光土，有的在秋季播下的種子已經抽出帶綠的新芽，去年留下收穫痕跡的馬鈴薯田依然現出暗褐色半耕的樣子，低水田表面漾出猶如玻璃熔化似的水光，點綴着這一地帶的村景。水車房的那一邊是泥炭色的牧場，這上面已有鸛鳥啼着唳唳·唳啦唳·唳唳兒的叫聲，緩緩地跨着步子，再過去的卷心菜田還貯滿了水，祇有田畝上部像攔上灘岸的魚也似的很是濕潤，那上面不絕地飛翔着成羣的白腹野鴨，在十字路口以及道路的交叉點，都豎有十字架或者聖者的神像。村子剛巧是叢聚在窪地上的小天地，那上面照着暖和的太陽光輝，雲雀不住地啼囀牛棚裏透出牛鳴聲音，尾聲拖得很長，也有互相呼喚的人聲，帶着這些聲音傳達的微風，也暖和而柔順，恰像爲了全體土地而欣喜新生，因之也沉溺在恍惚中喘着氣的感覺相同。

不過，到田野上工作的人數還很稀少，祇有極少數的幾個婦人在近村的地方撒施肥料。這濃重而帶酸味的臭氣，猛烈地刺戟着阿加泰的鼻腔。

「都是些懶東西！這樣好的天氣，村裏的人在做些什麼呀？田地已經在等候用鋤翻動……可是勞動的人還這麼少！」阿加泰老婆子不高興地獨自喃喃的說。

老婆子爲了更親切地看望田地，就跨過在路邊的水溝，走到田畦上去。水溝裏滿生着深深的雜草，這其間也有很多野菊已經對太陽張開紅色的眼瞳。老婆子回想起以前的情形來了。以前的話，在這種時候的田地上，早已散在了青年婦女們的紅色衣裙，到處健康地唱出豔情的山歌。現在這種時候，正是在田地上施肥、耕耘、播種最好的時光，這在老婆子是很明白的。究竟這樣地靜寂是爲了什麼事情呢？看來，在田野上工作的祇有一個青年，在那相當遠的田園裏把手揮成半圓形，

正在播蒔種子。

「那該是在種豌豆。唔唔，在這樣早的初春……一定是陀米尼克老婆子的兒子了。」阿加泰獨自說着，誠心地祈禱起來：「上帝，爲了這播種的可愛的孩子，保佑他有豐滿的收穫！」

這條田畦很彎曲而又高低不平，既有鼯鼠新掘過的泥堆，也有很多水潭，可是老婆子的心已被眼前每一塊田畝引起了興味，所以對於這些毫不在意。

「這是牧師的麥田——唔，種的很好……記起來了，我去年秋季從村子裏出去的時候，牧師剛巧坐在這塊地方，看住雇工耨田的……」

阿加泰老婆子重又緩緩地行走，吐着苦痛的呼吸，用漾滿淚水的眼睛眺望四周。

「這一邊是普洛秀卡的麥田……這裏的麥芽抽得很遲……有一半已經在泥地裏爛掉了

——」
老婆子像撫摩嬰兒的頭也似地用嚟嚟顫抖而又滿是皺紋的手指，愛憐地摸弄麥葉。爲了要這樣的緣故，老婆子疼痛的腰身，就不能不向前彎曲，這在她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動作。

「波利挪家的小麥田該是這裏了，這田地多麼好啊——祇有列普卡村第一號大農家才會呢——不過，有些給霜凍壞了。今年的冬季也實在太寒冷哪！」

她望着去年耕作過的田地這樣的說。任何一顆的麥葉都深深地埋在泥土裏，就足夠證明這次冬季的飛雪有多麼大，而解雪的洪水又是多麼泛濫了。

「真的，這個，唔唔！」她嘆着氣：「村子裏的人一定過得很苦哪！」

她用手遮住眼臉，眺望那正從村子裏過來的二個青年。

「那，該是風琴先生的學生和兒子……哦！還拿着很大的籠子，一定是把今年的懺悔名冊送到鎮上去的吧？一定不會錯的。這是他們的職務囉。」

老婆子對那走過去的二個青年打了招呼，很想說些什麼愉快的談話，可是那青年們祇是隨便的點點頭，儘是自己二個人互相說着話走將過去。

「我在他們剛會走的時候起，就認識他們的。」老婆子很不滿的自言自語地說：「不過，反正像我這種叫化婆，怎麼會認識呢？——說是這麼說，可是那密卡埃爾倒長成了一個很不錯的青年哪。現在大概已經可以代理父親，替牧師彈風琴了吧？」

老婆子的腳現在已經走到克萊姆巴田地的田畦上了。「噢！爲着什麼呀？沒有一個男人到田野上來做工作的！」她喊叫起來。現在已經走到離村屋很近的地方了，阿加泰的鼻子裏可以聞到煙囪的氣息，而眼睛裏也能看到果樹園裏有被服和墊子之類掛在那兒吹風。老婆子心裏想起活到這樣長久而仍能平安地回轉村子裏來，又能和衆人相會時，便漲滿了感謝與喜悅的情緒。也正因爲有着這個希望，才能度過冬季生存而來。這希望賦與她以強烈的忍耐力，使她能與嚴寒和貧乏也實在是死滅的本身，繼續戰鬪而生存下來。

老婆子在野薔薇的茂蔭下坐定，想要略微拉正一下所穿的衣服，但是連這也不可能，爲了回到故鄉的喜悅，手儘是嗦嗦的顫抖，心猶如被罩在網中的飛禽似地啪噠啪噠的跳個不停。

阿加泰仔細地眺望一會自己所帶的布袋，低聲地說：「世界上親切和善的人，還是有的。」老

婆子向各處募化來的那樣多的東西，至少以爲經營自己的喪事總可以充分的了。

在這悠長的年月之間，她底心祇繫留住一個希望。這是所謂在自己生長的村子裏，至少是在那草葺的小屋子裏，在被服中間與壁上飾有一列聖像的下面，和所有善良女人的最後一般，平凡地（當上帝來招呼她的時候）死將過去。於是爲要了却斷絕這最後呼吸的神聖願望，她在很長的歲時中，積貯起所需的費用。

因爲如此，老婆子過去就在克萊姆巴家的天頂攔上的角落裏，寄存了一隻櫃子，在這櫃子裏面，放着很大的鴨絨被服、被單和枕頭，甚至還備上一副新式的枕套。這些東西任何一件都很清潔，在必須的時候立刻可以拿出來應用，全新的保存起來從來不會使用過一次。若不是這個地方，就沒有可以安放的場所。這是說，她沒有自己的房間和所睡眠的床鋪；要睡的話，任何一個角隅上都行，不管這地方是牛棚也好，什麼地方都行，依着當時的情形，和家人的允許，就在不致妨礙的地方鋪上蘆草納頭便睡的。因爲這世界上所有一切事情都是由上帝的意志而受支配的，無論有罪的人們怎樣騷鬧，也是不能變更的，這就是老婆子的信仰了。所以無論對於什麼事情，決不說出一句不平或是不滿的話。

然而，祇有一件——當作是老婆子隱閉在心裏的祕密願望，祇有一件，這是能夠像村子裏善良女人死去以後同樣地舉行葬式；她也祈求上帝寬恕她抱有這種自負心。於是，爲了這個願望，她以非常畏縮的謙遜而戰慄的心，長時期地繼續祈禱下來。

正因爲如此，老婆子當走進村子的時候，自然地感覺到自己斷絕最後的呼吸，是不會太遠的。

了，仔細地想着會不會有什麼因疎忽而忘記的事情，而作種種思考。

沒有。自己以為需要的東西都全部齊備了。在出去作求乞旅行之間，有一個地方爲死人伴過整夜的時候，曾經要到聖燭節用的蠟燭，此外，盛聖水用的瓶，灑聖水用的新毛刷，斷氣時雙手交捧的欽斯特霍華聖女像，還有，留作喪事費用的幾十個茲洛契，這是在成爲屍骸以後，想要在教堂大門前放下棺木，點上蠟燭，被灑上聖水之後，還可以舉行一次彌撒的費用。至於要勞煩牧師直送到掘好坟墓的野地去之類，這老婆子當然是連做夢也不會想到的事情了。

所謂要煩勞牧師直送到野地，到底是一種問題之外的事情，這是連地主們也不是常常可能辦到的，何況，這樣一來，爲了謝禮起見，老婆子就是把全部貯金送將出去，也仍是不夠。

老婆子吐出沉重的嘆息，站起身來。身體比平時來得衰弱，胸膛也非常苦痛，更加上猛烈的咳嗽，塞住了咽喉，長時間的不能透氣，好不容易才像爬一般地移動出去。

「假使，我……」老婆子想：「我能到草枯的時候，不，就是到收穫的時候也好，能夠還有生命的話，那麼，我會高高興興的躺下去的。感謝主耶穌……那時帶我去罷。」

阿加泰覺得自己這種希望有很大的罪孽，很想加以辯解。

不過，焦急的性情突然又昇將上來，究竟誰願意歡迎老婆子，讓她在家裏去世呢？於是，老婆子想：

「找一個和善的誰罷，也許還是借住一些什麼角隅上來得好吧？祇要說定付錢，總有誰會高興讓我住的是的，無論是誰，怎肯把外人留在屋子裏找麻煩呢？若沒有錢，總不見得願意……」

阿加泰對於死在自己親戚的克萊姆巴家裏，根本上就不會想到。

「那家裏小孩子又多，也沒有空的屋子，現在又該是鷄鵝在孵卵的時候，不會有空的地方了。何況從他們家的體面上來說，叫化婆的親戚死在家裏，也太不好聽了。」

對於這種事情，老婆子並不感到什麼悲慘，僅是細細的想着，拖着沉重的雙腳，在牧場和卷心菜田以及爲了防止洪水的土堤上，走將過去。

右手邊水車房的小池，光輝地漂着深藍色的水，反射出金髮般的太陽光線，從岸上垂到水裏的白楊樹蔭，有一羣白鵝正在啼叫，拍動翅翼，而那滿是泥污的道路上，頑皮的孩子集在一起，互相奔跑追趕，或是大聲呼喊。

列普卡村的家屋並列在池水的兩岸上，好如開天闢地以來就是這樣似地，蹲伏或是直立在這些廣大的果樹園與圍繞這整個村子的叢林之間。

阿加泰老婆子的腳步雖然走的很是緩慢，但她那迅快的眼睛却在一時中眺望着各種各樣的事物。剛巧水車房的妻子站在門前，正在看守和蠟一般黃色的吭吭噪鬧着的很多鷄鵝。阿加泰老婆子向她打了招呼，走將過去。那在門牆旁邊曬太陽睡覺的狗雖已醒轉，也並不趕過來吠叫，很使老婆子覺得高興。

此後，老婆子跨上橋頂，在這橋邊道路分爲二叉，交成抱住列普卡全村的形狀，橋下的流水潺湲地流到水車那邊衝擊。

老婆子在這橋上略微躊躇一下，很想看一看各種事情，因而在二條歧路之間，有意選定一條